



訪日本清水寺，有三樣東西讓祝之留下深刻印象，一是清水舞台的木建築，二是讓遊人盛水許願的水流，三是往清水寺經過的小街小巷。

清水寺中的清水舞台，由很多根高十多米的巨型榿木柱並排支撐而成。榿木，是一種實用價值很高的植物，中國自明清以來是老百姓家居常用到的製造傢具的堅實材料。由於使用過度，中國榿木數量日見減少，一九九九年，榿木在中國被列為國家二級重點保護植物，嚴禁採伐。

另外，清水舞台的地板鋪有四百多塊柏木。看到柏木，祝之也不期然想到在中國的柏木。這種木也常見於製造廟宇、殿堂、庭院、傢具等，但也同樣因為使用過濫，在中國也被列作瀕危植物，亦在一九九九年被列為二級重點保護野生植物。

榿木和柏木，這兩種優質木材出現於日本京都的清水寺，觀此憶彼，祝之不無懷緬之情。充滿優質木的清水舞台，更被樹林包圍。遠望過去，清水舞台顯得頗為神秘。

清水寺裏有個水池，名叫「音羽之滝」。但見有人拿起一支帶柄勺子，盛着從屋瓦上流下水池的三條水流，作許願狀。這個

清淨淳樸清水寺

祝之

人的後面，排着長長的人龍，一個緊跟一個，東西方人士皆有，大多一本正經留心看前面盛水許願者的一舉一動，大有「先學習學習，輪到我時我就知道怎樣做了」的模樣。大家滿臉嚴肅，大概都知道這是神聖地方，喧嘩嘈吵固然要不得，就是輕聲說話，似乎也頗有警惕。

日本人在參拜神社或寺廟時，往往會拿勺子取水，寓意淨身、淨心。過去以水洗身體，但現代社會，此舉多有不便，特別是在名勝景點，更不適宜，因此用洗手及合水來取代。做法是有個順序的：先用右手拿勺子取水，把勺內的水倒在左手洗一下；再用左手拿勺子，把水倒在右手又洗一下；之後以右手拿勺子把剩水倒在左手，以嘴巴呷飲左手上面的水，含在嘴巴裏，再吐掉。最後，倒轉直立勺子，讓勺內用剩的水洗勺子的柄，最後勺口向下，放回原處。取水，是只取一次，全過程非常重要的一點，是別讓勺子碰到嘴巴。做齊這些動作，才叫做合規格的許願。

音羽之滝的三條水流，從屋瓦上流下來，其實是從地下引上去的，乃來自京都地下

一公里的東山斷層。三條水流，分別寓意學問、戀愛、長壽。好些遊人並沒有如上述盛水順序的講究，或者根本不知道要這樣講究，欣然而至，志在觀光，其他便不甚了了。其實，也不必如此講究，更不用管那是什麼玄機，只要別拿勺子取水來喝，講究衛生就好了，當地人見狀想必也不會責怪。

清淨、淳樸的水流，悅世之目，破人愁悶。

到清水寺前，經過一些汽車駛不進去的小街小巷，有些稍有點斜坡，那是坡道。祝之走進一條名叫茶碗坂（又稱清水新道）的坡道，這小街雖然小，但歷史悠久。之前聽朋友介紹，從茶碗坂踱步去清水寺，感覺特別悠閒。祝之在茶碗坂走着走着，雖然人流不少，也頗有放鬆之感。茶碗坂這名字，令人想起陶器。茶碗坂早在日本聖武天皇時代（公元七〇一年至七五六年）就存在，一位高僧在此製陶，名聲漸傳揚開去至今。

清水寺始建於公元七七八年，位處京都東部音羽山的山腰，是京都最古老的寺院，經數次被燒毀，之後重建，一九九四年被列入世界文化遺產名錄。



▲清水舞台被一片綠包圍，樸實無華

▶音羽之滝，三條水流，讓人淨身心
作者供圖

京都古蹟甚多，遊一次，意猶未盡。單是訪風姿過人的清水寺，初遊之後，回港回味再三，力追往昔，期待早日重遊之心更熱切！



風雨會莫奈

白頭翁



莫奈離我們並不遙遠，但卻有些陌生。會友須擇機，中國自古就講究：「花徑不曾緣客掃，蓬門今始為君開。」那天，正值北京漫天大雨，彷彿一張「印象派的畫布」，拐彎回頭，世紀壇巧逢莫奈。

莫奈人長得酷帥，濃眉大眼雙眼皮，黑瞳子，高鼻寬額，背山耳，歐羅巴人的厚唇重口。三十歲以後，莫奈的鬍鬚開始「成型」，之後莫奈不再剃鬚，那鬍子漸漸由髭而鬚，由鬚而髯，那一口的美髯着實像馬克思。當然，法國印象派大師，被高更稱為「我的老師」的畢沙羅的大鬍子，可以和莫奈相比，當莫奈叼着煙斗，和畢沙羅站在秋天的七色斜陽中爭論着光和色彩的變幻時，他們的大鬍子一抖一顫地在激烈地抖動，他們會相視而笑，因為馬奈來了，又是一位留着像恩格斯一樣大鬍子的印象派大畫家，在十九世紀，巴黎現代派畫家沙龍中，畢沙羅的美髯當稱魁首，莫奈可稱「探花」。十九世紀歐洲「胡壇」可謂群星燦爛，美髯之風蔚成風氣，像卡爾·馬克思一樣，克勞德·莫奈雖然生活得艱難，有時候甚至「學家食粥酒常餘，賣畫回來還酒錢」，但莫奈的大鬍子還威風依然。更讓人注目和值得後人研究的是十九世紀歐洲的藝術思想，進入了百花齊放，創新繁榮時期。那個時代的歐洲畫壇和文學藝術領域彷彿是中國先秦時期的諸子百家，自由競爭，群星閃耀；任性地探索，不斷地追求，離經叛道，也光怪陸離，也稀奇古怪，也泥沙俱下，讓人應接不暇，看傻、看呆、看暈、看不懂、五光十色。前衛派、藝術派、達達派、印象派，抽象派、立體派、野獸派、現實派、現代派。

莫奈正趕上此番大潮，時代和天賦讓莫奈成為藝術時代的弄潮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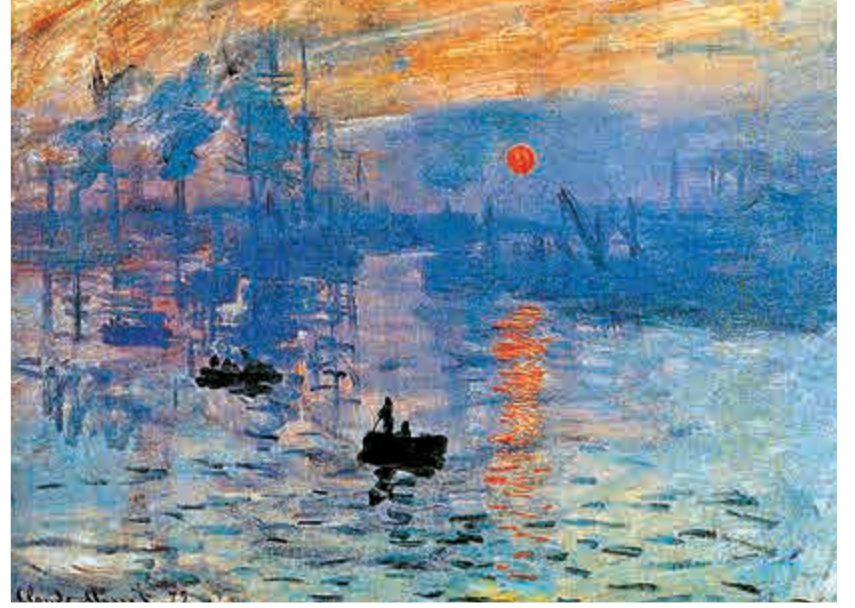
讓法國、讓歐洲、讓世界認識克勞德·莫奈的是那張畫布油畫「日出·印象」，從此，世界美術界開始有了一個新的藝術流派：印象派。

一八七二年初冬，莫奈在法國港口勒阿弗爾度過其三十二歲的生日，沒有任何記載這位在法國畫壇上已小有名氣的新派畫家是如何度過生日的，實際上他日子過得很拮据，囊中羞澀，因為他三十歲娶了十七歲的女模特卡米爾，莫奈的父母極力反對，絕情絕義地不再認他們，斷絕了對莫奈的供養，甚至在他們的兒子都誕生以後，仍不承認這門婚姻。莫奈幾乎被掃地出門，但在要愛情還是要父母的選擇上，莫奈是條漢子，他義無反顧地選擇了卡米爾。莫奈幾乎一無所有，窮得沒有像梵高一樣，但他有妻子和兒子，莫奈不像梵高那樣淒涼。莫奈相信命運，相信明天，相信藝術，也相信自己。世界上真有這麼巧的事，莫奈畫出《日出·印象》之日正是他三十二歲的生日，那該是他獻給自己的生日禮物。

在莫奈的《日出·印象》之前，似乎沒有人發現法國諾曼第勒阿弗爾的清晨這麼美，這麼值得看，這麼入畫，這麼誘人，這麼有內容。起初莫奈也不相信。莫奈沒有早起的習慣，一八七二年十一月十四日清晨七點鐘，彷彿鬼使神差一般，莫奈睡眼惺忪地站在那間小旅

館臨海的窗前，他有些魂不守舍，他似乎還沉醉在昨夜夢幻般的大自然中。逐漸地，他清醒了，他震驚了，這可能是神靈的啓示，眼前的一切彷彿是夢幻的再現。滿眼的水光天色，滿眼的波光粼粼。七色的海水，八色的朝霞，巨大煙囪發出的煙柱也被蒸騰得五顏六色，那冉冉上升的朝陽，在雲中，在煙中，在水中變幻無窮；太陽紅，從來沒有這樣紅，紅得醉人，紅得迷人，在海水的鱗波閃動下，忽兒聚，忽兒散，忽兒挑紅，忽兒橘紅，忽兒胭脂紅。海港的一切在海水和朝霞的互動中變得閃閃躍躍，朦朧飄渺，蒼蒼茫茫，似清似濁，似雲似霧，似風似煙，那就是印象中的海港日出，那便是莫奈感受中印象日出。

印象派如日出海面。



▲莫奈作品《日出·印象》 資料圖片

這幅莫奈的「奠基」作在一八七四年第一屆「獨立派」畫展中展出，所謂「獨立派」，就是一群無名、無勢、無錢、無派的四無畫家、雕塑家、版畫家對於法國乃至歐洲畫壇上的學院派，以古典、宗教為主題，論資排輩，論史稱教的反動。而印象派是當時法國著名美術、藝術、詩歌評論家路易·勒魯瓦對莫奈《日出·印象》一畫評論時的調侃。但路易·勒魯瓦也沒想到，這竟說出了這一新興藝術派的表現核心，他給《日出·印象》起的「印象派」流傳至今。

印象派開始為世人關注，也逐漸為世人公認，雖然從一開始指責和批評之聲不絕於耳，有人甚至把印象派的藝術畫派看作是旁門左道，邪門歪道。莫奈的畫幾乎和梵高一樣，放在畫室的角色任憑落塵滿面，無人問津，莫奈最可憐時曾經把畫過的畫上的塗料再刮下來，再調和再用，他實在買不起一管顏料。莫奈為了一家三口的生計，還曾被迫站在街上乞討。翻閱歐洲畫家史，窮成徹底的一無所有，非莫奈未有。即使這樣窘迫，莫奈仍不肯放下畫筆。

莫奈對藝術的執著和對藝術的探索，在十九世紀的歐洲畫壇上，非梵高無人可比，他們倆當為「前印象派」和「後印象派」的雙峰座。

古斯塔夫·傑佛羅伊曾經由衷地讚賞莫奈，「和莫奈生活在一個時代，是真正愉快的事情。」這位古斯塔夫在歐

洲是位大師級的「爺」。他曾經高度評價羅丹，沒有古斯塔夫的慧眼，羅丹的「思想者」可能還呆放在羅丹地下室的作品庫中。莫奈說：「我只用畫筆說話。」羅丹說我只用雕刻刀說話。為感謝古斯塔夫，羅丹為他雕塑了一個青銅頭像。在現實生活中，享受羅丹如此高看的除古斯塔夫再無他人。

而保羅·塞尚為古斯塔夫的畫像，有些造神的氣韻。塞尚心服他，而古斯塔夫這位「爺」真正看得起看上眼的就是莫奈。他為莫奈呼喊，為印象派的探索吶喊，是他為莫奈作傳記。他是莫奈少有的知音。他說莫奈的眼睛不一般，他能看到別人看不見的東西，看到真正美

給別人以信心

游宇明



人是需要信心的，有了某種信心，我們做事才會無懼風雨泥濘，才敢打碎那些舊的繼續罐罐。當年的任正非拋開體制內

的工作，與幾個情投意合的朋友湊了幾萬塊錢開始創業，那要冒多大的險啊，如果不是具有足夠的信心，他肯定無法走過最初那段艱難時光，成就華為後來的輝煌。不過，人光是自己有信心還不夠，還得懂得給別人信心。這裏所謂的「給別人以信心」，不是當教師爺，告訴別人如何如何做，而是指一個人的為人處事要讓別人放心，使別人真正相信你。

小時候，家裏很窮，經常需要向親戚朋友借錢借糧。然而，只要到了約定的歸還期限，母親一定會想辦法將債務還掉。記得有一年家裏建新房欠了兩百多塊錢，外出做手藝的父親臘月二十七才回來。拿到父親賺得的錢，母親一家一家地還，從二十七日開始一直還到年三十的晚上。我們勸母親跟借錢的人家說一聲，先在家裏好好過個年，第二年正月再去還錢，母親說：那不行，我借錢時跟人家說好年三十之前還的，過了年就失信了。就是在這一次，母親跟我們說了一句鄉間俗語：「有借有還，再借不難」。母親只讀過小學二年級，不懂得說大道理，也不知道「給別人以信心」是什麼意思，但她以自己的行動詮釋了這種生活哲學。

母親的生活哲學深深地影響了我。我從一九八五年開始文學創作，在省級以上報刊發表過四千多篇作品。文章發得多，一些報刊便開始給我做專欄，有段時間，甚至同時開三四個專欄。我給自己定了幾條規矩：一是按時寄稿；二是只投自己看得上的文章；三是多給兩三篇文章備用。按時寄稿、不投劣文，是因為開設專欄本身就是編輯對作者

的一種信任，我不能辜負；多給幾篇文章，是由於專欄一開張，就等於向讀者作了一個定期上文章的承諾，我不能讓哪一期空缺，畢竟文章的所謂好壞，有客觀因素，也有主觀感覺，有時你覺得不錯，編輯、總編未必認為好，假若大家的評價不一致，編輯手頭的備用稿即可派上用場。或許就是因為我很講誠信吧，這些專欄編輯對我很好，專欄做完後，那些備用的文章以「自由來稿」的方式一一刊發了。

其實，在過去時代，某些聰明的中國人就懂得「給別人以信心」。喬致庸是清代著名的商人。有一次，他的油舖進了一批胡麻油，經手的夥計為了謀利，從裏摻了假。掌櫃的知道後，立即將這批胡麻油全部倒掉，更換了貨真價實的胡麻油，喬家此舉在當時就傳為佳話。只是，這種良好的做法後來被一些人破壞了。

給別人以信心，自然有益於人。一個人偷奸使猾，只要能佔得別人的便宜，就毫不留情地去佔，別人跟你打交道必須處處提防，他的情緒就會緊張、鬱悶，他對周圍世界的觀感就會變得負面。如果你事事按規矩來，非常守誠信，做的事別人可以預料到，別人與你相處就會變得輕鬆，他的內心會經常陽光燦爛，他對周圍的人也敢於支付自己的信任。

對別人有益處的事，也會潤澤自己。老是欺騙別人，讓別人覺得跟你相處，就像坐過山車，忐忑忐忑的，下次一定會遠離你。講誠信，重情義，周圍的人對你的品質有信心，你想做事，別人就會幫助你、托舉你，我們也就容易獲得生活、事業的燦爛。

世界上只有被一時間算計的人，決沒有老是拿着自己的腦袋往石尖上撞的傻瓜。將別人當傻瓜的人，最終會被生活證明自己是傻瓜。

到街市找靈感

劉世河



身為七呎男兒，我有一個似乎不怎麼長臉的喜好，就是隔三差五便會去街市踴躍一圈，而且最好是那種人聲嘈雜的農貿市場。買菜，去，不買菜，也去。尤其近兩年愈發迷上碼字這個行當之後，這個喜好便更加地難以割捨了。

說起來還得感謝對門兒張伯。五年前，張伯的兒子學家移民美國後，張伯便和老伴搬過來給兒子看房。張伯退休前是一家報紙的副刊編輯，也會編發過我的幾篇小文，如今又巧做鄰居，所以我們很快就成了一對忘年交。

有一陣子，幾家雜誌的約稿趕到了一塊，我雖幾經搜腸刮肚，但還是有了江郎才盡的恐慌。便計劃着抽兩天時間出去走走，再尋一處幽靜的鄉間小舍住上一晚，也好讓繁雜的心緒得以片刻休憩，說不定就會迸發出些許靈感來。

不料，這個想法剛跟張伯一聊，卻立馬就遭到了他的反對。張伯說：「何用別尋方外去，人間亦自有丹丘啊，找靈感，為啥非要刻意去他鄉？我告訴你一個絕妙的好處，無需車馬勞頓，抬腿即到——這個地方呀，就是街市。」

見我一臉疑惑，張伯接着說：「你要寫世像百態，寫柴米油鹽，就得到市井中去觀察體驗，而街市正是這樣一個演繹市井百態的絕妙舞台。只要你用心留意，在那裏的所見所聞幾乎皆可入文，某個賣菜的阿媽口中一句嬌嗔「死鬼」背後或許就是一段極具人間煙火氣的好姻緣，而且這樣的文字最接地

氣。不信，你就試試看。」

抱着半信半疑的心態，我再到街市去，就開始「醉翁之意不在酒」了，果然漸有所獲。

首先我對類似討價還價這般婆婆媽媽的事情不再感到無聊和厭煩，還漸漸產生了興趣。慢慢發現，你嘴上的使勁兒吹噓，其實真正的目的未必就是為了省那兩錢，心裏享受的不過是那種「一討一還」後過過嘴癮的小樂趣。何況經過這樣的「一討一還」，無形中還拉近了賣者與買者之間的距離，繼而使這種原本生硬甚至有點相互抵觸的關係變得親切、自然。

有一次在海鮮區，我一邊買魚一邊很隨意地跟賣魚的大哥閒聊起來。當說到同樣是新鮮的鱸魚，同樣是鐵鍋，可為什麼卻怎麼也燉不出人家農家宴得那種鮮味呢？

旁邊正低頭數錢的大嫂一聽，咧嘴笑了，隨後亮亮地嚙門兒對我說：「哈哈！不用說，你肯定加了不少調料，其實燉這種海捕的鱸魚根本無需加什麼調料，只放點鹽就行，海鮮嗎，關鍵是吃它的原汁原味，然後小火慢燉，不能急，時間一定要足。」

我這才恍然，原本是為了給魚錦上添花的那些佐料，不想反倒成了破壞美味的罪魁禍首。仔細一想，還真是這麼回事。眼下我們的口味正因為越來越多地光顧各種餐館享受重油重味的大餐而改變着，不知不覺地我們就會以餐館的審美來影響家常的飯菜，而這樣的影響最終帶來的結果就是我們的舌頭也在這越來越重的口味裏日漸沉淪。

不由想起林語堂先生曾經說過：寫文章如同做魚，材料新鮮，就不必多加調料修飾，只有不新鮮了才加上各種味道掩蓋。燒魚如此，行文如此，做人更是如此。